

## 加班

冷若梅

儿子总是在入睡前问我  
爸爸怎么还没回来  
我总是笑着安慰他  
明天早上你一醒过来  
就看到爸爸躺在你身边了  
这多么像一个大变活人的魔术  
这个魔术的价值体现在  
每逢发工资的时候  
那个精确到分的数字  
还有母亲对工资习惯性的询问  
还有观众们七嘴八舌的质疑

前天，看到一则新闻  
说我国假性单亲妈妈有多少  
还有一则新闻  
说某个精壮男子因加班过劳死  
我的心总是一惊一乍的  
你看，这首诗我写得多么不像诗  
原来，生活本就不是诗  
生活只是把生命加班成生和活

## 六月荷花

徐建平

小暑过去多日，大暑即将来临。  
这个时候，光、热、水处于一年的高峰期，气温最高，喜热作物快速生长。荷花喜热，平静的湖沼、泽地、池塘是其生长的温床和田园。  
桥坑村的荷花植在乐园。一个开阔而宁静的山谷，两边缓坡是层层叠叠的荷田。荷叶田田翻飞，红花亭亭玉立，铺满整个山谷。阡陌蜿蜒，像一根绳子在山谷线一带飘忽了，由近及远，为大片淡远的荷丛吸纳去了。  
桥坑的荷花开得早，小暑之后，荷田有了莲蓬，像课堂上村童举着小拳。铺张着青绿的荷叶之上，荷花大美，或粉或红，含苞或者开放，都是美好与神圣的象征，弥漫着淡淡的神意。即便花瓣凋零，也托出一个金元宝一样的小莲蓬。  
如若赏花，繁盛花期已然过去，此行桥坑似乎太迟。当然，我不是单为大美红莲而去。田田荷叶，青涩莲蓬，还有支持着花、叶、果于空中的细茎都是我所惦记的。汪汪水田里几枝枯叶残影，几尾晃漾鱼影也是我所惦记的。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一谷水田，一谷美渠，绵延起伏，是我惦记的美丽乡村和气氛。这里莲华之盛、田园之美，是公园之水、池塘之隅所不能展现和表达的。  
午后桥坑荷谷，一切都处在静谧和安详之中。空气里弥漫着淡淡荷香和泥土的馥郁气息。  
离开阡陌，移步垄上，肥厚的荷叶覆盖了田埂的轮廓，蜗步难移。这水芙蓉生在水中央，真是不可轻易靠近。水深深浅浅，叶密密匝匝，欲深入其中，与水上仙子肌肤接触，竟是难以跨越。  
于是，我想要一叶扁舟。欲移舟赏荷。

耀眼阳光下，我为满目荷华带入诡异幻境。远处涧声断断续续、含糊不清，某种不真实的、与走神颇为相像的感觉若隐若现。荷花神飘忽的影子于这个空泛而安静的时刻恰如其分地出现了，如一团被雨水打湿了的荷影，在我深邃内心若即若离。  
是因了这水中尤物，一种相识一种别离似乎成了永恒。相识是因了荷花的玉骨冰肌，别离亦是因了荷花的冷凝和无奈。底下洋洋之水，周围层层绿叶似乎成了难以逾越的阻隔。我欲荡舟赏荷，去会荷花神。然而，舟在何处？何以泛舟？隔岸相望，时间从身边悄然流走。荷神在远，相见无望。少了喜悦，添了忧伤。  
身边有田缺之水从上一丘荷田流下来，在下一丘膝边造出一个水涡，又造出许多波紋，一圈一圈地流去，在荷叶下散开，把叶影和花影弄得晃晃悠悠。在田缺细声细语的水声里，不经意间发现一个秘密。满目荷花看似拥挤，却一叶一花分明。根底下的藕长出两根茎梗来，一根是叶，一根是花，一点一点地送出水面，支于空中。叶是丈夫，花是妻子，相衬相携，生儿育子。莲子满蓬，花朵凋谢。莲子成熟，叶子枯萎。其间的事竟像人间的事，有了某种哲理。  
风来了，阳光可能是在风来的时候走了。平静的荷田变得生动起来。积蓄了足够热量的副热带高压边缘，冷热气流对接，降雨云团在我头顶上空一带密布，大雨说来就来。  
雨荷之声扑扑漱漱，将我于幻觉中惊醒，但宁静内心无丝毫毁损。相反，雨中听荷、观荷，想荷花出淤泥不染之事，想荷包之说，莲子之味，荷禅之意，想荷神于适才瞬间即逝的情影，任雨水扑打脸颊，凉意丝丝渗入内心，更有了深深的惬意。

# 石门潭，一个待解的历史谜团

杨坚

最近读到宋代王十朋《石门渡》诗，诗人说自己游剡溪回途中，遇到溪流暴涨，只得迂回到石门渡乘小舟，水势危险 《石门渡》写于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秋月，王十朋在科举场中苦苦挣扎，还没有考上状元。很多人认为这首《石门渡》是王十朋赴试临安，归途大荆而作的，比如民国时期的蒋叔南在其《中国名胜第十种雁荡山二集》和石门阮氏宗谱，及最近出版的《大荆镇志》等，都将这首诗词载入书籍中。但也有些人持不同看法，认为王十朋这首《石门渡》写的渡口，不是雁荡之石门，而是嵊州剡溪那边的一个石门。

关于石门潭的形成，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水流冲击而成。说是原先的大荆蔗湖、下干等地是没有石门潭之前的溪流通道，但这些地方地势平坦，泥土沙石逐渐淤积，而原石门潭口这边石门山和袋里山之间的那道土脊，受暴涨的溪流不断冲击和侵蚀，变得越来越松软，突然有一天，一场山洪终于冲垮了这道土脊，冲出了现在的石门潭及荆山北坡山脚下一公里长的新溪。

二是地震之说。雁荡、大荆一带至今流传一句民谚：至正年间，裂观音，倒灵峰，渊石门。在元至正年间的某一天，一场地震使当时的雁荡山观音洞震裂，灵峰倒了半边山体，石门潭山体一分为二，大水冲出了裂口，绕布袋山脚迂回到白箬吞入海。

朱谦《雁山志》：石门潭，相传原是一山。元至正时，山水暴出，龙自雁荡乘流而下，触山断为两崖，中空若门。其实，出生在石门潭附近大荆田岙村的元末大诗人李孝光，他有一首关于石门潭的诗，《与陈叔夏游石门》，叔夏有狼石忽中断，势若两虎斗之句，足成一首：日车为之翻，地轴为之仆。至今两门开，天遣百水凑的诗句，非常详细且生动描述了石门潭在大水或地震等作用下的成因。

石门潭就这样横空出世，时间应该为元至正年间即公元1325-1368年。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到底哪一年生成？没有文字确切记载。但是根据李孝光的诗，石门潭最迟是在1350年前就应该形成了，因为李孝光生卒时间为1285-1350年。再往前推，具体则要追溯李孝光《与叔夏游石门》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

李孝光在元至正三年（1343）应召离开乐清入京就职，另一说他是元至正七年（1347）应召赴京。入京之后，李孝光没有回到家乡乐清，直到元至正十年（1350）病故于通州。

据史记载，元至正四年（1344）七月，飓风大作，地震，海水溢民居，溺死者甚众。有人估计，石门潭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支持这个观点的说法，前提是李孝光在元至正七年离开乐清。在李孝光与萨都刺交游考中，明抄本《李五峰集》附录的《墓铭志》中将李孝光的入仕，病卒的年代做了更正，认为李孝光是至正七年（1347）秋八月受召，明年（1348）夏四月至京，这样看来，

石门潭形成不久，李孝光就入仕去京后，再也不能生还故土，也可以解释其诗著中为什么仅有一首写石门潭的现象。

### 三

如果王十朋这首诗写的是雁荡山石门，那么石门潭应该在宋朝已经存在了。王十朋从台州过来经镇安盘山岭到了上干附近的潘岭，然后到了大荆南。过了大荆南放着眼前的石门渡不过，为何要先跑到下游白箬岭，然后说白箬岭那边遇到洪水了，又跑回石门渡？如此舍近求远，不可思议又不符合情理逻辑。因为石门和白箬吞只是上下游关系，相距只有二公里，现在来看石门渡口比白箬吞那边水道更窄，水流更激，如果遇到洪水，石门渡这边更难渡，这是疑问之一。

疑问之二，王十朋《石门渡》中的白岩遇水，为何被后人改成白箬遇水？诗曰：白岩遇水，以小舟从石门渡，势危甚，《梅溪全集》雍正本和《广雁荡山志》都写作白岩遇水，到了丛刊本《梅溪全集》则被写为白岩遇水？白岩，白若者白箬也，若箬古通，从而写成白箬遇水，后人这样一牵强一附会，就把这首诗与石门潭扯上关系了。因为白箬是大荆一个村即白箬吞，亦岭名即白箬岭，从而印证了王十朋的《石门渡》就是大荆之石门。但是南宋包括元、明、清走的古驿路，并不是从温岭及雾湖岭这边过来，都是从大荆镇西门方向镇安盘山岭这边通过来。来路方向不一样，即使将白岩写为白箬，也说不通王十朋为什么要绕道石门渡？

那么，王十朋诗中的石门渡不是大荆的石门，又是什么地方？

### 四

王十朋在《石门渡》诗中，多次写到剡溪游学归来，来归从剡溪，山水频涉猎，漫赋石门篇，添入剡溪篔，剡溪在哪？据查，在现在的嵊州一带。查《嵊县地名志》得，剡溪附近，有一个白岩村。传说该村北的田岙多岩石，岩石积雪经久不化，世人称作白岩岙；而石门村，则从现在的嵊州佛山水库北去石门路上，两侧岩石直立，形似石门，路上还有块岩石形似门楣，故取名石门村，它位于县城西北约13公里处，四面环山，有溪涧穿村而过流入佛山水库。

又根据《嵊县交通志》古代的嵊州交通干路情况分析，王十朋回途遇秋潦，所谓秋潦就是秋季因久雨而形成的大水，受阻于现在的嵊州西门干路上的仙岩镇，镇西有白岩。于是王十朋转向北门干路的嵊州崇仁镇石门村，印证了：归途阻秋潦，溪涨不可涉。迂从石门渡，未见心已怯。的迂回之意。

所以，合理的解释，王十朋写的《石门渡》应该是指嵊州的石门。

## 山之古·海之南

林晓秋

### 五

其实，在王十朋时代，大荆刚刚设寨，到了元朝才设驿，明朝则只是一个驿站，明永乐十六年（1418）改大荆驿为岭店驿。直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迁界，乐清县署搬迁到大荆，大荆才开始筑城设营，改岭店驿为大荆营。翻读这段历史，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为何从宋代开始至今近一千年来，大荆镇与别的地方相比发展比较迟缓？

如果我们把石门潭的形成，及乐清县署迁到大荆联系起来考察，大荆开发和发展许多历史问题迎刃而解：一是当石门潭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大荆、小荆一带溪流纵横，有的地方泥沙堆积，夏秋之交，洪水经常泛滥，荒野上一丛丛大小不一的荆棘遍地，大荆、小荆的地名也因此而来。只有石门潭的形成，才使原来的溪流改道，而蔗湖、下干等地才真正成为大荆的小平原，为大荆后来成为集镇创造了重要的客观条件。

我们从下干、蔗清等地名的来历，可窥见大荆地貌变迁一斑。清光绪辛丑（1901）《乐清县志》载，据传，古时晒谷岙和南北閤之溪水，经此入海。后石门潭崖壁崩裂，溪水改道，此地经常干旱，又地势较低，故称下干；蔗湖，原先是一个很大的蓄水湖，溪流改道后湖泊逐渐形萎缩，人们在湖边盛种甘蔗，演绎成为今天的蔗湖。

二是因抗击郑成功部的需要，清朝廷颁布了迁海令，1661年乐清县署被迫迁到大荆，乐清的政治、文化中心一下子汇聚这里，自然给了大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大荆镇也从此在近现代历史上一跃成为乐清的四大集镇。

### 六

石门潭边的石门村，据石门阮氏宗谱记载，其先祖是福建莆田人氏。根据石门阮氏始迁阮昶捷传略，阮昶捷生于1347年，据说他的父亲阮长山曾任浙江台州郡守，1367年元亡之时，阮长山绝食殉职，留下遗言子孙不得在新朝中做官，不然则不忠，于是阮昶捷弃儒办厂。他带着众工匠，在明初举家迁居到了石门，铸锅营生，以山区丰富的木炭资源和民间的废铁铸造铁锅、灶罐、犁头、耙齿等铸件，其师傅、炉工、学徒也均以阮氏子弟为主，石门村从这里肇始，大荆的铸锅业也从此拉开了序幕。

《石门阮氏宗谱》有一段文字，让人很惊讶，在此我最后补记一笔：元至正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午后，龙滚石门，因是两山夹水，中一大潭，青山蔼蔼，绿水迢迢。元至正十八年是公元1358年，是诗人李孝光死后八年，石门潭惊天动地的崩裂怎么在这个时刻又出现呢？我只能理解为时间记录上的笔误，期待有识之士考辨。



## 油车巷

西逸 文/摄

环城东路经过银溪时，有一座在老乐成挺有名气的桥，叫姜公桥。在桥的西侧七八十米处，一条巷子往南而行，巷口写着油车巷三字。顾名思义，这里老早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榨食用油的作坊，在西式的榨油机械还没传入之前，中国人榨油通常是用人力或畜力拉动石轮来操作的，故称作油车。而现代的油车，指的是加油车、装油车和运油车等机器动力的车辆，与古代的油车几乎风牛马不相及。此处离老县衙和北大街挺近，读读老县志有关街坊桥梁的描述，然后在这里走走，可以在脑海中复原一个乐清旧县城市井的模型。从油车巷往南走，一直可以走到文笔巷。两边的老房子基本没有了，新建的大多是那种顶天立地的直筒房，建得较高，让巷子的光线偏于阴暗。只有残留的几堵旧石墙，生长着青苔和杂草，让人发一点思古之幽情。一天下午，我来到这里拍照，已是傍晚时分，路上行走的多是放学的孩子，接孩子回家的父母、爷爷奶奶。年轻的父母接孩子回家多用助动车，老人与孩子只能步行。巷子的低矮处，照进金色的夕阳，一个孩子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狂奔而来，跑得满头是汗、气喘嘘嘘；还有一个孩子用Z字形的步伐走路，弄得在他背后的人没法前进，在一位老人的斥责下，终于不情愿地停了下来。



我站在蒲城的一处石阶上拍照，左边是青石砖墙，身后是绵延的石阶。当日正是阴天，对摄影者来说，不太合适摄影的天气，但出现在我的手机镜头里，却有天地一色的苍茫感，使这石阶变得耸入天际。

我喜欢这句话，但更觉得蒲城的景是从天上来，或许只有天意，才在苍南这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地方，保留了遍地的古老、沧桑、典雅。建于明洪武二十年的蒲壮所城，北依龙山，面朝大海。攀上城墙，一株虬曲的古榕，让每个从下面经过的人，都像是从时光的纱帐里缓缓透出身影来。在城墙上徐步走，古迹遗址均在，在迎阳楼前俯看城下，只需手中一个绣球，便可演绎一出天大地久的佳话。两旁尽是粉墙黛瓦，无论选哪个角度按下快门，人都像画中的人，景都是画中的景。偶尔有一批游客寻芳到此，踏在厚重的石板上，便成了一些散乱的装饰物，在时光交错的波浪里隐约浮沉。

南門古街，有低矮的骑马楼，门楣上钉着写有守望员名字的牌。细长的巷子里，藏着成排的红砖旧屋，野草从拱形房门的缝隙里钻出来，给门框镶上一圈毛茸茸的绿，在房门前站定，轻舒双臂，感觉时光从掌心跃下，遽然遁走。当地青年人指点我们说，拍老房子，要去九间厝，在巷子里穿梭，直到看见一道门楣上坐着一个干瘦的老人，剥着一大盆暗黄的干毛豆，跨过门楣，便是恢宏的木质结构古屋。

九间厝如今灰蒙蒙，从雕花窗棂或褪色的镏金大字间，可窥见当年的国色天姿。剥毛豆的老人不疾不徐，从一个盆子里拿起一颗毛豆，剥好放入旁边的篮子里，再拿起一颗，一搭无一搭，似乎他从来不曾剥过毛豆，只是身边慢慢积起一堆空壳。一群羽毛洁白的鸭子，不知是受了陌生人的惊扰，还是期待着老人手里的吃食，一直眼神灵动地躲在一旁盯着老人看，整个九间厝的生机就焕发出来了。我们这群熙熙攘攘的外来客在庭院里合影，身边就是晒着番薯丝的竹排。

在蒲城生活，人也不可避免沾染了些仙气。这里庙多，祠堂多，教堂与庙宇相邻而居，诵经礼佛声在教堂的尖顶上缭绕，着实是别处不易见到的景象。就连屋角、路角都有神明，在门口巷，笔直的巷口有间仁美亭，靠墙的一面供着某路神灵，其他三面无遮无拦，就那么直白地供人朝拜，剥离破旧的粉墙被烟火熏出几朵墨花。一位穿黑衣的老人就坐在神龛前长条青石上，十指相扣，静静地坐着。在蒲城看到的多是老人，一户户门，就有一位捧着黄铜水壶，侧过身，弓起背，使劲划着一支火柴，却无论如何点不着，只得起身去拿了只打火机，点着后，惬意地吐出一口悠悠得看不到影子的烟圈。古旧与现代，在同一个老人的手里捧着，同行的朋友用闽南语对他讲，汙了（火柴受潮了）。老人点点头。这句话跟我们土语的有些相似，我们居然都听懂了，不免有些得意。

黄昏时分，下一站，去霞关。我对地理没有概念，东南西北完全摸不着头脑。但当得知霞关是浙江最南的一个村落，过去就是福鼎、霞浦时，心里却有了一个模糊的印象。车近霞关，一股浓重的鱼腥味裹着沉闷的咸湿迎面扑来，霞关给了我们如此坚实的一个拥抱。这里的浪花是坚实的，成串成串地拍碎礁石上，前仆后继。这里的渔网是坚实的，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盘着婴儿胳膊般粗的尼龙绳编织的拖网。这里的海湾是坚实的，眼下正是休渔期，渔轮都回港停泊，色彩斑斓的渔轮上挑着高低错落的彩旗。这里的人名也很坚实，居然有村民的大名叫老虎。我们反复学习闽南话，老虎的发音，感觉自己也有了海水的粗犷。

听说每年都有很多个台风登陆或影响这里，团队中便有人开玩笑说，这里是浙江台风之乡。这里的房子窗户为抵御台风侵袭，一律用一条一条排得整整齐齐的木板封住，中间留出透气的缝隙。木板的颜色深浅有致，远远望去，房子像围着一层层木栅栏。但是霞关这个名字很美，我固执地认为它是彩霞之关，天下所有的云霞都在这里升起降落。这边淡金色的云霞横渡长空，那边雪白的云霞像一枚大葫芦悬空挂在海湾，天色再暗下去的时候，灰色的云霞淡淡地抹在归路人的眉梢。在霞关，你想要看什么云霞，只需抬头，移步，就可换景。你也可以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闭上眼睛，让云霞在幽暗的眼潭里流光溢彩。

我们在云霞眠入海湾时，坐在凉风习习的堤坝上吃海鲜。对于吃惯了舌尖上的美味、嘴巴刁钻的乐清人来说，能吃到什么海鲜并不重要。朋友说，身边西侧的这个沿浦湾很可能是浙江现今唯一没有受污染的大片海滩。我不知这颗纯净的泪还能在乡人的眼眶里含多久。但眼下，餐桌上的蛏子特别白净，鼻端吸入的空气特别白净，就连在大街上晃来晃去的红男绿女们，也掺杂着海风和云霞的味道。于是，桌上三位喝过家酿白酒外加冰镇啤酒的男士，开始谈论起街头第八家的穿着打扮，或者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而我就用手支着下巴，微醺下去。